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桐城派名家文集

13

劉大櫟選集
姚鼐選集
梅曾亮選集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桐城派名家文集. 第13卷, 劉大櫟選集、姚鼐選集、梅曾亮選集 /
嚴雲綬, 施立業, 江小角主編.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36-7887-6

I. ①桐… II. ①嚴…②施…③江… III. ①中國文學—古典文學
—作品綜合集—清代 IV. ①I214.9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4) 第 143587 號

桐城派名家文集 ⑬劉大櫟選集、姚鼐選集、梅曾亮選集
TONGCHENGPAI MINGJIA WENJI

出 版 人: 鄭 可
質量總監: 張丹飛
策劃統籌: 吳壽兵 錢 江 夏業梅
責任編輯: 張藝文 祝 筠
裝幀設計: 何宇清
責任印製: 王 琳

出版發行: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經開區繁華大道西路 398 號 郵編: 230601
網 址: <http://www.ahep.com.cn>
營銷電話: (0551) 63683011, 63683013
排 版: 安徽創藝彩色製版有限責任公司
印 刷: 安徽新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開 本: 787×1092 1/16
印 張: 40.25
字 數: 56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本冊定價: 330.00 元
全套定價: 5480.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本社營銷部聯繫調換)

總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衆見，決定啓動此新世紀標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爲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

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衆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採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爲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迹。故史料爲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僞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升爲理性之認識，才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於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飄渺之中。吾儕於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爲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質量，二爲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爲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爲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

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衆，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群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

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於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了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瞭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纂改、銷燬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聯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巨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衆懷崑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凌，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

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度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鈔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漸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度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於沈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於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

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傣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鈔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誌、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鈔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國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燬，現在中國，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國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向達、蕭一山、王重民、

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獲甚豐。

四曰新。清代為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携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几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電之書，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鬥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云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變化，出現衆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

寫之文書，構成為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為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巨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絡，設數據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為浩嘆。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霑溉將來，是所願也。

二〇〇四年

前言

桐城派興起於清代康熙之際，延續至民國初年，前後達兩個世紀之久。其陣營之壯大，內涵之豐富，在中國文化學術史上，實屬罕見。近百年來，社會變遷，貶之者較多，譽之者亦不乏人，分歧頗大。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在解放思想大潮的推動下，不少學人已不約而同地認識到：作為清代文化學術領域內一種重大的存在，桐城派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可以說，沒有對桐城派系統、深入的研究，要想寫好清代文學史、學術史、文化史，當非常困難。而且，不少桐城派作家的社會實踐活動，涉及清代社會的諸多方面，如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學術、文藝等，有些影響至為深遠；且其詩文中史料甚豐，值得治史者細心發掘。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桐城派所受到的學術關注，還很難說與其重要的歷史地位、影響相稱。很多研究有待於深化，不少的領域還是

空白。文獻資料的搜尋、整理則長期停留在分散、零星的狀態。

桐城派名家文集係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組的規劃項目。此項目的確定與實施，無疑使桐城派文獻資料的整理工作邁入了一個新階段。其便利學人，推進桐城派研究的作用，自不待言。桐城派自興起、形成，歷經發展、變化，兩百多年中，直接或間接與桐城派相關聯的作者，可能近千人。影響所及，北達京都，南逾五嶺，東及吳越。文獻遺存十分豐富。我們此次從其發展過程中選擇各個階段的若干代表人物的文集，編纂整理，試圖為廣大讀者提供一套大體上能體現桐城派不同階段特徵的文獻資料；在以歷史發展線索為主的基礎上，適當兼顧地域的因素。本着上述意圖，文集收入的作家為：戴名世、方苞、劉大櫟、姚範、姚鼐、吳德旋、陳用光、方東樹、姚椿、管同、劉開、姚瑩、梅曾亮、吳敏樹、曾國藩、龍啟瑞、戴鈞衡、王拯、方宗誠、張裕釗、黎庶昌、薛福成、吳汝綸、賀濤、范當世、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共二十八人。持此一編，基本上可以感知桐城派演化的不同階段的根本特徵，亦能從中窺探清代社會某些方面的情

景。

文集分甲、乙兩編。甲編收入姚範、吳德旋、陳用光、方東樹、姚椿、管同、劉開、姚瑩、吳敏樹、龍啓瑞、戴鈞衡、王拯、方宗誠、薛福成、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等十七位作家詩文集。因為在本項目擬訂規劃時，上述十七位作家的詩文尚未見到整理本出版，所以此次編纂、整理時，盡力求全：在對其已刊刻作品進行校勘、標點的同時，又儘可能蒐集其未刊稿，希望由此提高資料的完整性。乙編為戴名世、方苞、劉大櫟、姚鼐、梅曾亮、曾國藩、張裕釗、黎庶昌、吳汝綸、賀濤、范當世等十一位作家的文章選集。上述作家，或為桐城派開宗立派的大師，或為推進桐城派轉變、發展的巨匠，其詩文本當全部匯錄，但考慮到均已整理本出版，因此本文集以其文選入編，雖然未能以全貌示人，但經過編者認真選擇、整理的文選，當亦能在基本方面體現出各位作家的文章風貌。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項目中心與文獻組對桐城派名家文集的編纂十分重視，給予了多方面的指導與扶持。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中共桐城市委員會、桐城市人民政府從始至終對整理工作提供各項支持，諸多實際困難得以化解。顯然，若無上述各方面的關心，文集必然很難完成。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教育出版社一向重視文化傳承，扶持學術，毅然承當了文集的出版工作。在此，謹對一切關心、支持本項目的機構、人士深致謝忱！

桐城派名家文集乃是文化學術界第一次較大規模的桐城派文獻資料整理工程，難度可想而知。而我們則學力有限，每每有力不從心之憾。因此，文集內難免有不少疏誤之處。出版之後，希望得到廣大讀者的積極回應，給予指正。

嚴雲綬 施立業 江小角

二〇一一年九月廿五日

凡例

一、桐城派名家文集分甲、乙兩編；甲編收入姚範、吳德旋、陳用光、方東樹、姚椿、管同、劉開、姚瑩、吳敏樹、龍啓瑞、戴鈞衡、王拯、方宗誠、薛福成、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等十七位作家詩文集，乙編爲戴名世、方苞、劉大櫟、姚鼐、梅曾亮、曾國藩、張裕釗、黎庶昌、吳汝綸、賀濤、范當世等十一位作家選集。

二、凡收入甲編的名家文集均保持其原刻本編次。不同年代刊行的文集或詩集按其刊刻年代先後編排。有輯佚稿者按文、詩分類編年，附於原刻文集之後；年代不明者，酌情處置。

三、每位作家文集前之整理說明，簡要說明作家、著作版本的主要情況。甲編各文集後附錄清人所撰寫的年譜、附記、墓志銘等相關資料。

四、底本之選擇兼顧底本完整性與準確性兩原則。

若兩者不能兼顧，則以訛誤少、校刻精之本作底本，其殘缺部分以他本配補。

五、凡底本不誤而他本誤者，一般不出校記。

六、底本之明顯的版刻錯誤，如因形近致誤的『己』、『巳』、『已』之類，可以依據上下文予以辨識者，逕改之，不出校記。

七、凡底本之訛、脫、衍、倒，確有實據者，予以改正，並以符號標識。以圓括號表示誤字或應刪之字，改正之字置於括號後；以方括號表示增補之字。

八、文中脫漏、殘缺或難以辨識之處用方框表示。

九、底本與他本文異，但義可兩通、難以取舍者，以校記說明。一般虛字有異而文義無殊者，可不出校。

十、文字盡量保持原貌，通假字、異體字一般均依原文，不改爲現代通行體，亦不求統一。過於冷僻之字可酌改爲通行字。文中如有外文詞語之翻譯與現在通行譯法不同者，不作改動，仍存原譯。同一譯名在文集中前後相異者，亦存原譯，不予統一。

十一、校記力求簡短，摘引正文時僅舉所校詞語。校記置於該篇篇末。

十二、文中引文與原書小异但不失其本意者，不動亦不出校。節引原書文字大异且失其原意者，出校說明，但不改正。

十三、標點符號依照一九九六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標點符號用法的規定使用。考慮到古代漢語的特點，原則上不使用省略號、破折號、着重號和連接號。

十四、凡直接引用的文字用雙引號表示，若引文中復有引文，則加單引號。古人引書多述其大意或節略其文，凡此等處不用引號。

總目

劉大櫟選集	………	一
姚鼐選集	………	二一九
梅曾亮選集	………	四〇五

劉
大
櫬
選
集

點校 施立業

整理说明

劉大櫟，字耕南，一字才甫，號海峰，又因通曉醫術，自號醫林丈人，安徽桐城東鄉（今屬樅陽）人。生於清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卒於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零）。世居江濱陳家洲，後居樅陽鎮之寺巷。出身書香門第。幼師事著名學者吳直，與姚范、張闕中、葉酉、方輔讀、張東臨等友善，相互切磋，時有唱和，不僅文名遠播，且意氣風發，躍躍慾有所為。雍正時兩舉副貢。擅長古文寫作，其文以才氣著稱，早年入京，拜見同里古文名家方苞，極受贊賞，嘆為『今世韓、歐』。遂被收為門下，教授古文義法。在京師，結識高仰亭、徐崑山、沈維涓、王載陽、沈廷芳、杭世駿、方道希、盧見曾等著名學者文人，名更大振。然而，他的科舉之路却屢屢受挫。『雍正中，兩登副榜，竟不獲舉。乾隆元年（一七三六），薦應詞科，大學士張廷玉黜落之，已而悔。十五年，特

以經學薦，復不錄。』約在六十三歲時，出任黟縣教諭。常來往於黟、歙間，與程瑤田、鄭牧、方根矩、吳閔、汪梧鳳、汪肇龍等著名知識份子切磋學問，談論時勢，關心民生，往還極為親密。徽州人士也得以從其學習詩文。七十一歲去職，應聘主講歙縣問政書院，撰修歙縣志、黃山志。七十五歲返回故里，不復出。總之，除短暫教諭生涯之外，一生以教書為主要職業。通過其教授活動，拓大了桐城派的門戶和影響。如金榜、吳定、吳紹澤、王灼、左堅吾等均從其受業，尤其是此後又通過張惠言等的傳播，衍生出了陽湖派。姚鼐曾稱述：『曩者，鼐在京師，歛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為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盛清治邁逾千古千百，獨士能為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他的古文不僅影響於當代，而且流芳於後世。在桐城派中，劉大櫟被公認為『三祖』之一。他是方苞門徒，又為姚鼐老師，可以說，其角色是桐城派創始時期承上啓下的傳薪者，古文理論的發展者，古文事業的拓大者。

相對其同時代古文作家，劉大櫟的作品思想更鮮

明，大都有獨特見解。其中或揭示天道無知，社會興盛衰亂與人之禍福壽夭皆不由天；或指出聖人與農商等無異，婦女乞丐等社會地位低下者有的人格甚至高於男性和地位高貴者；或主張君臣之間合則留不合則去，批判臣死其君、婦死其夫等封建專制制度和倫理道德；或譴責科舉害人，揭露世風敗壞。這類作品往往思想深刻，筆鋒犀利，說理透徹，膾炙人口，別具一格。

劉大櫟論文不標『義法』，但他對作品結構的分析實際上仍是按方苞義法論，即內容與形式的關係進行的，繼承併發展了方苞的義法說。在論文偶記等著述中，他系統地論述了『為文之道』。首先他主張文章要『明義理，適世用』，認為『自古文字相傳，另有個能事在』。劉氏提出了『義理、書卷、經濟』等概念，認為這些都是材料，即『行文之實』，相當於方苞的『言有物』；而『行文』就是『能事』，指作者的創作技能等，相當於『言有序』。他能從『文之能事』來探討文學創作規律，為此後獨立的文章學研究開辟了道路。他指出寫作有其自身規律，『行文之道，神為主，氣輔之』。『神』為『文家之寶』。神氣為文之最精處，音節是文之

稍粗處，字句則是文之最粗處，但『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神氣是通過音節、字句顯現出來的。就古文鑒賞，他提出了『十二貴』論：文貴奇、文貴高、文貴大、文貴遠、文貴簡、文貴疏、文貴變、文貴瘦、文貴華、文貴去陳言、文貴品藻等。這些成為後世散文創作和鑒賞的指導性審美標準。吳定說：『靈皋善擇取義理於經，其所得於文章者，義法而已。先生廼並其神氣、音節盡得之。』其詩論也有獨到見解，他對『詩言志』和詩、樂關係作了精深解說，認為『詩成於音，音成於聲，聲成於言，言成於志』，好的詩作都是富有真情而『發乎情之不容已』，不吐不快、不得不作的作品。詩的社會作用就是表達贊美或諷刺。

劉大櫟著作比較宏富，版本很多。據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著錄：其詩文初刻於乾隆間，有海峰文集不分卷、海峰詩集十卷，文集有王芑孫跋，詩集為姚鼐校。海峰文集八卷，乾隆間醒園刻本、乾隆中敦本堂刻本、日本明治十四年供存書坊刻本。海峰詩集十一卷，道光間縹碧軒刻本。海峰文集十卷、詩集十一卷，同光間重刻本。海峰文集鈔不分卷，張惠言輯評，清鈔本，一

冊，佚名點校。小稱集一卷，約乾隆間刻。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清鈔本多至六卷。又據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著錄，還有海峰先生詩六卷，分別有敦本堂、醒園、清刻本等；姚鼐校訂海峰先生詩集十卷，光緒十五年蕭氏刻本；海峰先生詩集十卷附蕭穆海峰詩札記，光緒二十五年蕭穆刻本；海峰先生詩集十卷附歷朝詩約選，清刻本；小稱集不分卷，乾隆刻本；劉海峰稿不分卷，光緒元年劉繼重刻本；海峰文一卷，道光刻七家文抄本；劉海峰文抄一卷，光緒大亭山館叢書本；劉海峰文抄一卷，民國十年上海文明書局石印明清八大家文抄本；海峰先生文錄二卷，國朝文錄本；劉海峰文集十六卷，同治十三年重刻本；海峰文集二十卷，坊刻本；海峰文集十六卷，同治十三年劉繼重刻本；海峰先生文集十卷附補遺，光緒十四年木活字排印本；劉海峰文抄四卷，民國九年王家鼎輯桐城三家文抄本；海峰文集八卷詩集二卷，同治十三年劉繼、邢邱重刻本；海峰詩文集六卷，清縹碧軒刻本；海峰文集六卷詩集五卷，光緒元年重刻本；海峰文集不分卷詩集十一卷，清刻本；海峰文集八卷詩集六卷，分別有同治十三年刻本、醒園刻本、

清刻本；海峰先生文十卷詩六卷，同治十三年重刻本；海峰文集八卷詩集十一卷，分別有醒園刻本、敦本堂刻本，同治十三年劉繼、邢邱重刻本；海峰先生文集十卷補遺一卷詩集八卷制藝一卷，光緒十四年桐城吳大有堂木活字排印本；海峰文集八卷詩集十一卷劉海峰稿三卷，同治光緒刻本；海峰文集八卷詩集六卷八家文選二卷時文二卷，光緒二年重刻本；海峰詩文集十九卷精選八家文抄不分卷制藝不分卷附惜抱時文不分卷，同治十三年劉氏重刻本；海峰先生別集，十卷附題跋札記書後各一卷，姚鼐校訂，光緒二十五年蕭穆補刻本；海峰先生集文十卷詩六卷，清時還書屋重刻本；海峰先生別集，雙流劉咸炘批點本；海峰先生全集，光緒刻本；劉大櫟集，吳孟復編校，一九九零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所收詩文最為齊全。

根據清史編委會的要求，劉大櫟文集只能出選本，因此我們只對其文集進行了標點，而省略了劉大櫟的詩集。同時，對文集內容也進行了刪減，如舍去了少數不太重要的婦女傳、墓誌銘等。所取則為續修四庫全書本，按原書舊編，未加改動。由於前有吳孟復先生的精

善的校勘本，本選集將原文分段、標點後，與之比照勘定，對自以為吳本中個別可商榷處，冒昧作了改回或改訂，未再取別本對校。一些生僻的異體字、通假字也改成了常用字。由於水準限制，錯誤之處一定難免，尚乞海內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施立業

二〇一〇年十月八日